

蜕变的年代

理想与现实

中西文化

师友情深


欢呼学术繁荣

胡壮麟
著

八十回眸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胡壮麟自选文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胡
壮
麟
著

八十回眸

Bashi Huimou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胡壮麟自选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回眸：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胡壮麟自选文集 / 胡壮麟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3（2012.9重印）
ISBN 978-7-04-035204-7

I. ①八… II. ①胡… III. ①胡壮麟—纪念文集
IV. ①K82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2869号

策划编辑 常少华 贾巍巍
责任校对 邵 钧

责任编辑 常少华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刘 艳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2.75
字 数 53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e.com>
<http://www.landrace.com.cn>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5204-00

序

提起胡壮麟教授，国内的学者一般都会立即联想到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建树，联想到他在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文体学、符号学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联想到他在我国英语教育和教学改革方面的贡献。壮麟教授的语言学功底深厚，研究领域宽广，是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教授的得意门生。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他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在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得这门学科不断扩展和深入，蓬勃发展，势不可挡。他是国内在语言学方面授课门类最多最全的教授之一，又是培养语言学博士最多的导师之一，他在语言学方面先后培养了30多名硕士和20多名博士；他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成为我国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方面的骨干。因此，不难理解胡壮麟教授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

但是，看了这本文集，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却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胡壮麟教授。我虽然与他相交30多年，应该说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但坦率地说，文集里的诗作和文章还是给了我全新的感受。壮麟教授在这里为我们展示了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

首先，我们看到了壮麟教授的多彩人生：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转入北京大学。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总参二部，当了翻译和参谋，在军事领域从事研究，写出的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彰。复员以后，到了北大荒，从事农垦，又当上了农民。1959年奉调回到北京，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先后做了翻译组和情报组的组长，从事农业方面的翻译和研究，主持出版了农业研究方面的皇皇巨著。之后，又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他才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成为北大英语系的教师。1978年他考上公派留学，被派赴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师从韩礼德教授，系统攻读语言学。回国以后，一直从事语言学研究 and 英语教育研究，终于成为我国公认的语言学家和英语教育家。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大多都在基层锻炼过，但是，有壮麟教授如此丰富经历的却也屈指可数。他的人生经历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同时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也起了促进的作用，使得他一生思想活跃，富于独创精神，

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刻苦勤奋，精益求精。

我们从文集中还看到壮麟教授多才多艺的一面。壮麟教授早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代就写下了鞭挞旧秩序向往新社会的华丽诗篇。他在圣芳济中学时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不怒吼么？

你，怎样？
你对现实的感觉是满意，是愤怒？
你对生活的权利被人剥夺而不怒吼么？
现在，你呵！
不必再忍受耻辱了！
擎着火炬的英雄
会领导着你，
向民主、自由的乐土迈进，
你愿意么？

——1948年

祭祀

我忘了自己的生和死，
沉湎于一个又一个生存战斗的故事。
我爱好和平，
我也爱好生活，
有时我也喜欢恬静，
但在自由的引诱下，
我要做一个昂首挺胸的战士，
为了真理，
我先把自己祭祀。

——1949年2月10日

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胡壮麟只有十五六岁。像这样充满政治热情的诗还有20多篇。这样小的年纪居然就有如此清晰的政治信念、如此饱满的政治热情，我们不得不表示钦佩，也使得我们了解了他的“蜕变”过程。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于195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明年，壮麟教授就是入党60年的老党员了。）

我们在诗篇中还读到了壮麟教授柔情似水的一面：

永恒的蓓蕾

我的一缕思想，
就是一颗新生的蓓蕾，
它将开放成一朵芬芳的鲜花。

鲜花的幽香，
又引起我新的思绪，
一颗新生的蓓蕾。

思想永不会消逝，
那永恒的蓓蕾
将永远开放美丽的花朵。

——1948年9月

在我们的印象中，壮麟教授是一个沉稳的人，讲话做事深思熟虑，但文集给我们揭示了另一面：他同时又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他的诗篇充满了澎湃的激情，虽然诗作大多写于（或发表于）几十年前，但我们今天读了依然受到感染和触动。

人们熟知的胡壮麟教授是一位语言学家，似乎与文学无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壮麟教授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文学，热衷于阅读小说诗歌。此后多年始终如此。在就读于悉尼大学时，虽然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语言学的学习上，但在英语系他也选了克拉玛教授（Professor Dame Leonie Kramer）澳大利亚文学的课程。壮麟教授在古诗和现代诗的翻译上显示出了他的文学情怀和素养。在北京大学担任英语系主任期

间，在文学学科建设方面壮麟教授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文集的第四部分，我们读到壮麟教授对于老师的怀念、对于亡友的追思、对于同行的赞赏。壮麟教授对于李赋宁先生的思念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已读到，文章篇篇感人。确如他所说：“吾爱吾师。”他对于李先生的教诲一直铭记在心。李先生60年前为他的作文写的一段评语他珍藏至今。这段评语是这样写的：

胡壮麟：

文章优点是思想内容充实丰富；表现手法含蓄有力，以“小东西”一篇最为精彩。

缺点是文章尚不够流畅自然轻松，主要原因是对英语掌握尚不够好，应努力多读、多学有用的 phrases 和 idioms，尤其是注意这些正确用法，要学会用得恰当自然，多注意文字的语气，多朗诵好文章，学习好文章的流畅。

从壮麟教授珍藏这一评语的事例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李先生的崇敬，感受到他对于李先生的感恩的心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在壮麟教授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壮麟教授待人宽厚，珍视友情，这从他所写的回忆各位朋友、同事的短文以及几十篇序言中可以体会到。朋友、同事、学生找到他，求他帮忙，请他作序，一般情况下他从不推托。从这些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壮麟教授宽广的研究视野，独到的学术见解，以及他乐于助人、扶持新人的优秀品德。他为此付出了许多精力和时间。近年来，他身体欠佳，几次出现紧急情况，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我知道以后很为他担心，经常在电话上劝他尽量少接受任务，他也表示同意，但实际情况是只要有人求他帮忙，他依旧热情相助，从不拒绝。

读完壮麟教授的《八十回眸》百感交集。壮麟教授的一生是充满激情的一生，刻苦奋斗的一生，成就辉煌的一生。“回眸过去，此生无悔；展望未来，此生无求”是壮麟教授终生求索的感言，也是他坦荡一生的真实写照。

胡文仲

2011年9月于北京

自序

—

在朋友、学生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提示和鼓舞下，2012年3月我将虚岁80，希望有些动作。经商定后，钱军教授和十年前一样^①，负责约稿编一本纪念性的论文集，我自己则表示一个心愿，希望亲自编一本基本上能反映我80年成长过程的诗文集或杂文集。

正如我在70岁时所写“求索述怀”^②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我对战争与爱情的题材已无大兴趣，却深深感受老年痴呆症、老年忧郁症，这个肿瘤、那个癌症，以至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威胁，而‘安乐死’据说有待立法通过。最后的人生路程宛如穿越地雷阵，不知何时踩上一个地雷？”在该文的末尾，我引用我最喜爱的诗人屈原的诗句结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总觉得，我的一生就是这么没完没了地走着、探索着，以至于我的老伴憋不住时老会敲打一下：“你这么活着不觉得累吗？”因此本文集实际上是将自己探索的经验、体会做一总结性的汇报。年轻人可能会不感兴趣，与同龄人互相交交心还是蛮有意思的。与五六十年代时经常要被迫交代问题不一样，这次完全是自觉自愿不打自招的。其次，就这最近十年我身体的变化来看，我上引那段话不幸言中。自2010年春节至2011年6月，一年半内我三次住院，另加一次送北大校医院急救室接受吸氧和输液治疗，其中两次分别动用了120和999！因此，眼看生命的大门即将无情地、永久地关闭，有必要赶快抢救一下自己多年积攒起来但不显眼的、感情上又舍不得扔掉的“文物”，那终究是用我自己的幼稚、直率、希望、快乐、爱情、痛苦、折磨、勤奋、失败、成功、宽恕等等元素掺混在一起的“珍品”。

由于“求索述怀”是把我70年的心路历程压缩成的，经过10年的沉淀，我的思

① 钱军编：《语言学——中国与世界同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1-10页。

② “求索述怀”，见钱军编：《语言学——中国与世界同步》，并本文集附录。

想已经定型、老化，没有明显的变化了，因而不想再重写一篇，也不愿在此基础上加加减减地改写。偷个懒，我把它作为本文集的附录。我非常感谢《当代外语研究》的执行主编杨枫先生在发表我的论文“发展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研究——纪念高名凯先生诞生100周年”的同时也把它转载了^①。据说，有不知情的朋友读了这10年前老掉牙的东西还觉得很新鲜。

就我个人而言，我力图在本文集中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把一书柜的照片整理一下，择其部分与读者共赏，使文集具有“多模态”的时代意义；第二个任务是把一些过去写过的不算语言学研究的文字材料，借此机会予以汇总发表。

在具体介绍这两个任务之前，我首先向诸位朋友和高等教育出版社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表示感谢，更要向为本文集作序的胡文仲先生致以无限的敬意。文仲兄小我两岁，业务上比我高明，处事上比我成熟。他是我1979年去澳大利亚进修时的领队。回国后，在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仍是我的领导。虽然文仲兄多次谦虚推托，这个难得的“二胡”（我当时在进修教员中被选为党小组长）合奏我是认定了。

二

我所整理的照片原则上不给目录，但按出现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

我首先汇报自己出生的家庭和本人成长的过程。照片为数不多，主要原因是我在家中排行第五，倒数第二，又很早离开上海来北京上学，对家中收藏的老照片自己也说不清楚给谁继承了或掌握了。其次，那个时期摄影似乎还是一种奢侈活动，尽是一些黑白照片，技术未流，保管不佳。

接下来的主题为我来北京大学前的工作经历。我仅在部队光荣服役了四年，这归功于党对我的培养。抗美援朝开始时，我摆脱不掉家中的劝阻，没有下定决心报名参军；第二次动员参加装甲兵部队，我报名了，也体检了，因高度近视被淘汰了。直到我1954年大学毕业才实现了把参军作为第一志愿的理想。

我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时成家的，结婚和家庭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结婚后两地分居一年，文绮碰巧有机会从上海调北京，支援新建的远在右安门的北京第二传

^① “发展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研究——纪念高名凯先生诞生100周年”，《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3期。1-9。

染病医院（今佑安医院）。不过，她在医院里不时要上夜班，以后又下医疗队当赤脚医生，我则参加四清一年和下干校四年，聚少离多！直到我调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后，方稍许安定。即使如此，我1979年至1981年去澳大利亚进修，那个年头家属是不能随行的，这样又分开两年。不知不觉，两个男孩都长大了，单飞了！我和老伴从此成为北大、清华众多“空巢家庭”中的一员。亏得我们退休后经济情况也有改善，每过一两年，多半是我们老的去国外探亲，与两个小孙子一起享受隔代亲之乐。在这组照片中有一张我在电脑前操作的实况。我从20世纪80年代末托外国专家从香港代买一台286，此后不断更新，直到1994年末才开始利用电子邮件与境外联系并上网检索信息。为此，1995年北大英语系主持召开第2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时的合作对象——香港城市大学的代表Terence Lo先生，对国内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为震惊。总之，在国内同龄人中我是起步较早的。这保证了我在学术研究中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

有些照片介绍我的教学工作。我来北大后最初教工农兵学员，这又可分成两类。最初一年随班主任邓懿先生教陆军学员的听力课，其中有不少学员的父亲是部队中的上将，穿便衣的学生有耿飏和韩念龙的姑娘。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照片也不多，学员离校后的联系几乎没有。第二类学生是1975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我任教学小组长，按当时的包干制，一教三年，直到学生毕业为止。我和同学们相处很好，他们毕业后工作很有成就，本文集中的照片反映了这方面的部分内容。在教这两类学生之间，1973年暑假，我曾被临时抽调到首都机场教短期培训班学员。暑假后，越南外贸部派留学生来北京大学进修，于是我和吴柱存先生（组长）、邓懿先生、安美华老师组成一个教学小组。这里，我总算找到一张越南学生回国前的合影。我1981年从澳大利亚回校后，便给本科生三年级，即79级学生上课，以后又给研究生开设语言学课程。由于对研究生和博士生实行导师制，在师生关系上更为融洽。他们现已成为所在单位或学校的骨干力量，有的不仅当上了所在学校的副教授、教授，有的还当上了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个别年龄大的，也快退休了，或做爷爷奶奶了！除上述越南学生外，英语系接受过5名朝鲜本科生。我还曾指导过一名澳大利亚研究生马爱德（Edward MacDonald）。他毕业后在北大和清华做过外教，在中央电视台做过外籍专家。他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新西兰一所大学任教。1996年我申请退休，但次年2月又当上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每年都有些活动。

在繁忙工作之余，我得感谢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对教师的培养。1978年我考取了教育部的出国名额，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和英文系进修了两年，并获得优等硕士学位（M.A.Honours）；1991年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资助，在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大学语言学系访问了9个月。正是这两次进修，使我回国后得以开设各项语言学课程和顺利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此外，我还有过如下在国外、境外访学和讲学的机会，如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Glendon 学院访问学者（1992年6月，10天），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资助访问该校英语系（1991年9月-1992年1月，5个月），香港岭南大学（1998年7-8月，20天），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讲学和指导研究生（2008年11-12月，3周）。

我参加的国际会议有10多次，都宣读了论文。在参加国际会议的问题上，我奉行这样一些原则。如果不是会议主办方邀请并承担一切费用，概不考虑。虽然我是系主任，但我不想动用系里的经费。在时间上，尽可能是暑假期间召开的会议。

随着改革开放，与国外友人往来接触机会多了，或者是去国外学者或友人家做客（如美国 Mercer 大学教授 Ronald 夫妇和 Donald 夫妇，加拿大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的 Michael Cummings 等），或者是在北京的家中或餐馆里宴请国外友人（如英语系专家 Brown、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Eagleton 和 Grootendorst、澳大利亚友人 Val Horniman、美国 Nida 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Hill 教授等）。

对比之下，在国内参加会议和讲学的机会更多一些。由于参加学术会议频繁会影响上课，为了不给系领导制造麻烦，我1996年主动选择提早退休，以致南京师范大学顾嘉祖先生总结了一条我的治学经验，说我的学术生命是在退休后开始的。这里，要说明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在我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我一贯鼓励老师和研究生参加国内各种学术活动，每年可报销两次，这费用来自当时系里的创收。第二个情况是1987年教育部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停止活动后，教材编写由“统编教材”转为“一纲多本”，这调动了各出版社的积极性，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是各主要出版社大力支持学术活动，包括会议后的参观活动。会议的增多反映了国内学术的蓬勃发展，而且人们还会发现有些国内会议由于筹措到一定经费，邀请了若干位国外学者，会议的档次立刻升级，成了国际会议，以致与会者不清楚该用何种语言发言。每逢这种场合，我总有自己完全落后了的感觉，因为20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跟我汇报说，每当某个会议快结束，人们讨论下一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和地点时，她

总是想法偷偷溜出会场，怕承担会议会给系里增加经济负担。

本照片集的一大部分内容落实到人。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就我个人的成长而言，我离不开各个年龄段和不同场合指导过我的老师。有些照片涉及国内外学者、友人和亲戚，也许大家工作忙，平时来往不多，但心有灵犀一点通，相逢时或节日相互问候时倍感亲切。当我看到中学和大学同学的照片，难免回忆昔日的友情，我承认有时确实会有些失落，甚至伤感。在我印象中，当时同学中我的年龄偏小，如今都是白发苍苍，有的“奔八”，有的“过八”，有的已经悄悄退场。不管怎样，这些照片记载了一个时代，浓缩了一个社会。

有几张我本人获奖和主要著作的照片，到这个年龄已无所谓夸耀自己了。我只是想通过这些照片，说明一个事实：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我更没有辜负自己的一生！当然，这些成果也得益于我和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合作，得益于他们的组稿和督促。由于我所掌握的照片有限，这里只能反映部分的情况。

最后，在“爱我中华，放眼世界”的栏目内介绍了我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旅游。应该说，通过亲历其境，我对世界、对祖国有了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每当谈论自己的祖国，如果有人过于绝对，或拔高，或贬低，我都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样，对西方任何大国，如果有人只会给它带上帝国主义的帽子，或者对它所谓的民主自由顶礼膜拜，我决不苟同。我学会凭自己的政治嗅觉和良知去观察问题。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由于改革开放，祖国发展了，强大了！

三

本文集的第二个任务是整理过去写过的一些文字材料。我把它们分成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说明，个别地方比“求索述怀”可能稍许具体一些，思想也放开一些。由于我过去已整理过一些有关语言学 and 外语教学的选集，如《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功能主义纵横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和《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这次我想重点介绍其他方面的活动，算是对自己人生80年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

第一部分“蜕变的年代”主要收录了我在1947年至1959年（14—26岁）期间所写的诗歌和语录。需要说明，除个别几首曾发表过外，这些诗篇都是写给自己看的，

也就是说，我营造了并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这些小诗只是在与老伴结识过程中，给她看过，这意味着我向她毫无保留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它反映了我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蜕变”过程，那时我多么想让自己成熟起来，参与时代的变革，参与祖国的建设。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段生活从彷徨开始，竟然以彷徨结束。

第二部分“理想与现实”收入了我在不同时期所写的类似“新闻报道”的文章，主要想说明我曾经有过和为之追求不已的做新闻人的理想。虽然理想破灭了，我发现它在不同时期仍然顽强地、隐蔽地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成了我暗恋的对象。不少朋友只知道我是搞语言学的。其实，从我少年时期起，我所追求的是报道分析社会中的新事物。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涉及保密，许多东西无法保留或公开，但从偶尔发表的极少量的报道，以至于到北京大学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或者 *part-time job*，还是可以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我还是我。

第三部分的实际内容有关我参与过的翻译和文学研究工作，取名“中西文化”无非是要和其他各个部分在体式名称上取得平衡。就我个人来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家中给我的零用钱很少用来看美国电影，而是买了一本又一本的中外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作品。但我所处的时代很快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人们不光是从事建设，更是要学会人与人相互批判、相互斗争，上纲上线，以至于把某人“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所崇敬的不少作家和诗人的悲怆结局使文学成为一块禁地、一种奢想。不管怎样，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我还是翻译了一些诗歌，中译英的，英译中的，都有几篇。我也写过几篇文学评论，过把瘾，总算可以给我的老师，从中学的研究弥尔顿的专家陆佩弦先生，北京大学培养多名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的李赋宁先生，到悉尼大学讲授澳大利亚文学的 *Leonie Kramer* 教授多少有个交代；对自己来说，总算没有虚度此生。

第四部分“师友情深”除掉两篇为参加2010年庆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桂诗春先生八十大寿和2011年复旦大学程雨民先生八五大寿而作外，都是缅怀我已故的老师和朋友。我这个人平时不善言谈，但天生多情，除儿女情长外，我对自己成长道路上给我以教化和关怀的长者和朋友终生难忘。除放在本部分的8篇外，应该还有很多老师，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我之所以能活到“奔八”的年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我的老师、朋友和学生。我要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最后的第五部分取名“欢呼学术繁荣”，主要收入我20多年来为朋友、学生和国内外出版社所写的序跋和书评。现在刊印的这些材料是我尽了很大努力并靠朋友们支持才汇集到的。有近30篇找不到原作者和原出版社，就只能割爱了。作为压轴的这一部分占篇幅较多，主要的是我想从一本有关个人的文集把读者引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独木不成林，一个人的成长是离不开集体、社会的；没有祖国学术事业的集体繁荣，也就没有这本文集。其次，正是我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的科研成果，使自己受益良多，不致在学术上掉队。我相信，学术界今后会有更多的著作出版，我们也会读到更多的序、跋和书评。

四

当我回眸数十年的人生历程，我的自我感觉很坦然、很舒畅、很超脱。我经受了命运给我的种种考验。在苦难的深渊挣扎多年，终于重见天日，安度晚年。

我当年高考是奔着清华去的，才念了两年，院系调整时奉命转学，满以为这一辈子跟清华园“bye, bye”了，不料自1999年起当上了清华、北大的双聘教授，住的是北大、清华共建的蓝旗营小区，清华的朋友们为庆贺我70岁生日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我的学生有好几位成了清华的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一百周年之际，我是有幸参加人民大会堂盛典的少数校外代表之一。这“清华人”的情结拴得多紧啊！

我原来认为自己的英语底子不好，怕给学生耻笑，不愿意留北京大学当教员。过了19年，为了与家人团聚、养家糊口，无奈回到北大。不料，在北大迎来了改革开放，居然有机会出国进修。回国后，从教员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不仅教本科生、还教研究生，博士生和外国留学生。1996年退休后，自2005年起又当了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给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至今还兼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1958年我这个在总参二部光荣服役四年的“少尉、正排”干部离开部队转业去建设北大荒。30多年后，我被总参二部的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并以专家的名义与当时的原总参二部部长、后为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将军一起讨论南京国关学科点的建设。之后总参三部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也给我发了兼职教授聘书！我指导的博士生中，李战子现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训练总监部的副部长，王伟曾任

总政治部某处处长，曾是第三批派遣索马里护航舰队的政委。

197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人事干部想方设法要把我调离中央单位，下放基层。“相逢一笑泯恩仇”，15年后，1987年农科院情报所庆祝建所30周年，邀请我参加，我登上了主席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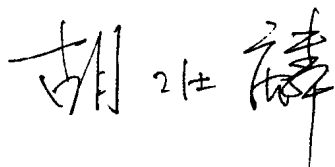
解放后，由于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像我这号人似乎是不能出国的，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有机会去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芬兰、荷兰、新加坡、韩国、新西兰等国进修、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我也能和老伴自费去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卢森堡、列支敦士登、梵蒂冈等国旅游。

所有这些，我思想上毫无准备，我的晚年竟然不是按西方戏剧中常见的悲剧谱写，而是袭用了地道的纯中国式的大团圆！

在本文集出版的时候，也是我1952年7月31日在清华大学入党60周年。我承认在许多方面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经得起这样那样的考验，但我毕竟没有交白卷，更没有做逃兵。命运也许会作弄人，但我更相信人不要为命运所左右，不为逆境迷失方向、丢失斗志；也不向生活无穷索取、永不满足。我这一生上下求索的感言是：

回眸过去，此生无悔；展望未来，此生无求！

对我个人来说，今后已不可能和青壮年的朋友们在赛场上奔跑了。不过，本文集出版后，在我有生之年，我倒是会经常把它握在手中，重温那过去的有时晦涩、有时痛苦、有时浪漫、有时又富有战斗气息的岁月，毕竟每一页都凝聚着我的生命啊！同样，如果我能给老伴留下些什么，那比房产和钱财更珍贵的应该是这本文集。我信奉的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哲理。谨以此文集献给我的爱妻：文绮！



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2012年1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蜕变的年代 / 1

- 勉友人某 / 6
- 古塔的钟声 / 7
- 念 / 8
- 语屑一 / 9
- 不怒吼么? / 10
- 雨点 / 11
- 狂欢 / 11
- 永恒的蓓蕾 / 12
- 有赠 / 13
- 语屑二 / 14
- 拾黄叶的孩子 / 15
- 冬至日寄 / 15
- 路 / 16
- 笑 / 17
- 解放者之梦 / 18
- 祭祀 / 19
- 火山 / 20
- 微物篇 / 20
- 时钟 / 22
- 独唱 / 23
- 竹梯 / 24
- 晨感 / 24
- 粪车 / 25
- 今天 / 26
- 十四行诗 / 26
- 节日 / 27
- 献给参军、参干的同学 / 28

乌克兰诗人——萨甫琴柯 / 32
寄南方的少女 / 34
无题 / 35
不眠的长夜 / 36
诺言 / 38
感春 / 39
诗三首辞周叔余君
——十三日获调令至总场报到 / 40
Do Come Visit Australia One Day
——An Australian Friend / 41

第二部分 理想与现实 / 42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与工作 / 47
建立学习小组的报告 / 48
美国军事科学哪些落后于苏联? / 49
美国农业发展趋势 / 52
圣塔芭芭拉校园巡礼 / 56

第三部分 中西文化 / 58

《唐诗三百首》选译
寒食 / 62
寻陆鸿渐不遇 / 63
江乡故人偶集客舍 / 64
西塞山怀古 / 65
送人东游 / 66
利州南渡 / 67
苏武庙 / 68
瑶瑟怨 / 69